



光明列車

霍華德·法斯特等著



美國現代短篇小說選

光明列車

霍華德·法斯特等著

余上沅選譯

泥土社

本書自近五年《MASSES & MAINSTREAM》各期選譯。

文學·藝術

光明列車

〔美國〕法斯特等著 余上沅譯

出版者：泥土社

上海懷遠路一〇八四弄八號

三新印刷所承排·聯文印刷廠承印

30"×42"/25開·320頁·定價11000元

一九五四年10月第一版·一九五四年11月第二次印刷

字數：170000·印數：4001—9000

譯者前言

這集子裏的短篇小說，是從現代美國進步的文藝政治綜合雜誌羣衆與主流裏選譯出來的。

要了解這裏所選譯的作品，讓我們先了解一下這個雜誌。

『羣衆與主流』，這名稱就富有意義：它爲了美國人民羣衆的利益，特別是工人階級的利益，幫助他們在歷史前進的主流中，走上應走的道路，——通過政論，通過文藝批評，也通過文藝作品。

這雜誌用現在這名稱刊行，是從一九四八年開始的。由於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由於蘇聯爲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陣營的力量壯大發展，美國帝國主義者愈加恐慌了，它內部的矛盾也愈益顯得深刻。五年以來，這個雜誌就充分地反映了美國內部的主要矛盾——戰爭與和平的矛盾，獨裁與民主的矛盾，壟斷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的矛盾；垂死的事物與新生的事物的矛盾。這裏所選譯的是它最近五年來的作品（發表年月註在篇末），在反映美國今天所存在的這些主要矛盾上，就都有着很大的成就，對美國人民也發生了很大的作用。

羣衆與主流在和平民主和工人運動上取得了重大的勝利，是和它長久的戰鬥經驗和戰鬥傳統分不開的。這雜誌的最初前身——羣衆，在一九一一年創刊時，就會用了這樣一個副標題來表明自

己的政治傾向，稱自己爲「貢獻於工人利益的月刊」。它一貫反對軍國主義，反對托萊斯，反對種族歧視。一九一八年，它改稱爲解放者，在這時期內，它歌頌了俄國十月革命，介紹了蘇聯，介紹了列寧和高爾基。一九三四年，雖然經濟發生了困難，它反而改組成爲新羣衆週刊，擴大了它的戰鬥力量，不但在文字上起了它的作用，擁護了西班牙的人民陣線政府，而且它的撰稿人還有許多去參加了國際義勇縱隊。因此，美國法西斯統治者對它極其害怕，曾用種種方法加以迫害，但它都鬥爭過來了，並且使自己成爲了一個久經鍛鍊的戰士，成爲了現在對美國人民起着指導作用的刊物，它所刊載的文藝作品，也成爲了美國人民羣衆，特別是工人羣衆所愛好的文藝作品。

因此，一九五一年，當它慶祝創刊四十週年的時候，全世界許多文化機構和愛好和平的人民，都致以賀函賀電。蘇聯文學月刊在這年十二月號裏，還由依·羅曼諾娃以一個可驕傲的紀錄爲題，對它作了較詳細的介紹，並給以極高的評價。三年以來，它的影響是在不斷的擴大中，特別是通過文藝爲和平民主作鬥爭的巨大影響。針對着它通過文藝所發生的這種影響，勒·奧洛娃在今年一月號的蘇聯文學裏，特爲它作了再一次的介紹與評價。郭沫若先生亦曾代表我國文藝界，向它殷切致意（原文載該刊五三年三月號）。這雜誌在國際文壇上，是有着它相當的地位的。

對羣衆與主流作了這樣一個了解之後，我們便有充分的理由來說，這雜誌所選載的文學作品，可以代表現代美國文學的主流。勒·特羅菲莫夫在所著爲美國壟斷資本服務的現代美英資產階級反動美學一文中說過，「在美國，出版有文學批評雜誌羣衆與主流，它經常地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

墮落藝術的鬥爭。這個雜誌團結了一批宣傳進步的現實主義美學原則，並廣泛介紹了蘇維埃社會主義藝術和文學成就的進步的文學批評家。」（學習譯叢五三年第八期。）羣衆與主流所選載的文學作品，就是在這樣的批評指導之下寫作的。也是在這樣的批評指導之下，才從美國人民中，特別是從青年工人中，湧現了一些以文學爲鬥爭武器的和平民主戰士。在這些作家裏面，即在這雜誌今天的特約撰稿人裏面，霍華德·法斯特和菲力勃·邦諾斯基，就是現代美國文學主流最好的代表。

法斯特的名字是全世界所熟知的。他是美國的天才作家和著名的和平戰士。在他榮獲一九五三年『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金的時候，蘇聯真理報曾對他作了這樣的介紹，說『他是進步的真正的美國的化身，是和別國人民一樣切身關心世界和平和各國人民友誼的普通人民的美國的化身。』今年四月在紐約舉行授獎儀式時，法斯特在答詞中強調指出：『我們要爲和平而鬥爭，而且將在這個鬥爭中獲得勝利，因爲爭取到和平，才能爭取到人類渴望的一切。……我們應該證明成千百萬的愛好和平的美國人民，在我們國內比原子軍國主義的比重爲大。我認爲美國人民將和全世界人民一起，反對戰爭，爭取和平。……』法斯特這些話，代表了進步的、真正的美國人民的聲音，也正如真理報所說，他就是進步的、真正的美國的化身。

羣衆與主流裏的創作，特別是這裏所選譯的創作，在精神上說，都是和法斯特一致的。這本書裏有好幾篇，就反映出美國人民反對戰爭、爭取和平的精神。這是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羣衆與主流是推進工人運動的，並且它的文章和創作又大半出於青年工人作家的手

筆。法斯特（今年才四十歲）做過工人，做過運貨員、洗衣匠、脚夫、裁縫和水壩工人。邦諾斯基（還不到四十歲）是個鋼鐵工人——關於他的生活和鬥爭，從這本書裏所選擇的一個鋼鐵工人的生與死，就可以看到一個概略。那篇作品雖然主要的是寫他父親的事蹟，但對於作者自己，我們也能從側面看到了。邦諾斯基對工人運動與和平運動的熱情，是令人感動的。

關於美國的工人運動，應該在這裏提一提。我們知道，美國工人運動是在極艱苦而複雜的環境中進行的。據一九五四年世界知識手冊所載，美國各類工人約有六千萬，加入工會的約一千五百萬人，所以工會在美國就成了很重要的力量。但美國統治者不惜用一切手段來破壞工會，收買工會領袖，因此現在美國工會的上層領袖大多已成了支持統治階級利益的工賊。美國最大的工會組織是『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產業工人聯合會』，它們都是反動的組織。但被『產聯』開除了的進步工會有十一個，包括聯合電氣工人工會，國際碼頭及倉庫工人工會，開採、冶煉工人工會等，共有會員八十萬人；這些進步工會都堅決反對美國政府的侵略政策，堅決保衛工人的利益。所以，反動政府雖與反動工會官僚狼狽為奸，企圖鎮壓美國工人運動，但是由於美國工人的政治覺悟不斷提高，他們不但沒有被反動勢力所嚇倒，相反地，美國工人運動却正在蓬勃發展、日益壯大起來。

這本書裏有好幾篇是反映美國工人生活和鬥爭的，在了解了美國工人運動的艱苦與複雜情況之後，我們才更容易分辨出篇中所說的工會是個什麼性質的組織，所寫的有一些工會代表又是什麼樣的一種人物。譬如，在邦諾斯基的煙裏，表面上『開放熔爐』廠對非工會會員也一律予以開放，

該素來受排斥的黑種人和在外國生長的人都可以進去做工，但實際上卻是老闆們要藉這個辦法來擴大他們的剝削。因此，當小說中進步工人哈菲做了工人代表，爲了工人們的利益向資方申訴、交涉，老闆們便用盡方法，使他得不到連選。而篇中的邁洛，幻想通過『合法』手續來進行爲工人利益和市民安全而鬥爭，就必定歸於失敗。幸而哈菲幫助了他，現實教育了他，他才終於認識到：只有在正確的領導下，工人們團結起來，才能夠加強鬥爭力量而取得勝利。邁洛的被開除，正是他們勝利的開始。——像這樣來反映美國工人運動的複雜性，同時又指出它的光明前途的，在其他幾篇中，也有着同樣有力的描寫，煙只是一個例子。

總起來說，羣衆與主流所載的創作的基本精神，和這雜誌的總的精神一樣，主要的就在於擁護和平運動和推進工人運動這兩個聯系着的方面；而這兩個方面，正代表了現代美國文學的主流。

不但在內容上這裏所選譯的作品有着它們可寶貴的成就，在藝術上它們的成就也是巨大的。一般說來，它們都能通過生動的形象，活潑的語言，緊湊的結構，真實地反映了現實，收到動員美國人民爲和平與民主、爲工人運動而鬥爭的效果。事實上它們的作者，正是通過了他們的作品，爲了現實主義原則，爲了美國文學的愛國傳統，爲了傑克·倫敦的遺產，進行着英勇不屈的鬥爭，反對美國戰爭販子卑鄙奴僕在藝術中宣傳戰爭，反對黑暗勢力和反動勢力。他們的作品在藝術上，也可以說是獲得了顯著的成功的。

在擁護和平運動、反對軍國主義方面，這裏包括這就是吉姆，請願書，洗禮，媽咪大等四篇，以及

一個鋼鐵工人的生與死。在描寫美國勞動人民、特別是工人的生活 and 鬥爭方面，這裏包括煙，搗亂，他最好的女朋友，一個迷人的夜晚，姜內的紀錄，山中集會，一個鋼鐵工人的生與死等七篇；其他如馬戲團到鎮上來了，狄凱和胖太太，許願井，孩子和船等四篇，則着重揭發美國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光明列車和鑽石兩篇，以及山中集會等篇，則又着重暴露美國統治階級對種族的歧視。一般地說，這本集子裏的作品，就是以擁護和平運動和推進工人運動為主要特色的。

我國人民同美國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友誼，和我們同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友誼一樣，已經在日見增進之中，而這種友誼，並且將要繼續發展和鞏固。在這一點上，這些作品對我們是有幫助的。因為讀了這些作品，我們不但對於美國人民在法西斯統治壓迫下所受的痛苦，和他們爲了從壓迫下解放出來的鬥爭，可以進一步增加了解和同情；而且我們越了解他們、同情他們，就越覺得我們真正幸福，越愛我們的祖國，越擁護世界和平，也就在友誼的基礎上，越希望他們能夠及早和我們一樣，也過着幸福的日子，有着美好的前途。

對於美國的和平戰士和民主戰士，以及爲了和平運動和民主運動的文藝作品，我們謹在這裏致以敬意，並祝美國人民在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的鬥爭中，不斷地取得偉大的勝利！

余上沅

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

泥土花

一個無可救藥的人

[俄國]屠格涅夫著·劉大杰譯

愛的凱歌

[俄國]屠格涅夫著·徐聲越譯

她的一生

[法國]莫泊桑著·索夫譯

地底下的人們

[日本]松田解子著·金芷譯

第三個副官

[蘇聯]西蒙諾夫著·高戈譯

成長吧，孩子！

[蘇聯]卡西里等著·楊霞華譯

地下堡壘

[蘇聯]卡西里等著·楊霞華譯

奧得河上的春天

[蘇聯]卡薩凱維奇著·孫梁譯

唐妮爾傳

[法國]泰萊著·伊冰烈譯

並非如此

[英國]瓦爾許著·張凡譯

目次

菲力勒·邦諾斯基：

姜內的記錄.....三

許願井.....一九

狄凱和胖太太.....三三

搗亂.....五一

一個鋼鐵工人的生與死.....六九

山中集會.....八三

煙.....九六

羅絲·斯泰因堡：

鑽石.....一五

一個迷人的夜晚.....二六

馬丁·阿勃楚格：

他最好的女朋友……………一四五

阿爾伯特·馬爾茲：

馬戲團到鎮上來了……………一六三

羅愛德·白朗：

光明列車……………一八四

霍華德·法斯特：

孩子和船……………二二一

愛琳·頗爾：

『這就是吉姆』……………二三五

瑪格麗特·萊因納：

請願書……………二六六

華倫·密勒：

洗禮……………二五〇

媽咪大……………二六〇

光明列車

姜內的紀錄

菲力勃·邦諾斯基

連接着爐門的氣管炸了的時候，它射出像瀑布似的、滾燙的蒸汽，佈滿了車間。姜內還沒離開他的添煤機器，就已經聽見了叫嚷的響聲，他瞎摸着往邊上跑。在跳開之前，他急忙一推，想把閘門關上，但是車並沒有煞住。下邊鐵軌上，有一班工人在幹活，背對着機器，因此姜內必須在熱汽裏回轉去，好好地把添煤機器門緊。一隻腳站在傳送帶上面，一隻腳吊着甩，他在煙囪和機器之間被夾住了。窄的地方只有八九寸，他被夾着往前走，走了一丈多遠。那些人聽見他在喊叫，比轟隆轟隆狂吼着的回響，和像鴨羣驚呷般的衝汽聲音還要高；他們聽見他的喊叫，就彷彿是拿缺了口的玻璃瓶，朝着他們耳門敲進去了一樣。然後，這個聲音沒有了。

他們跑着，跨過那些像畫在漆黑地面上的五綫譜一般的車軌，發現他臥在地上，他的兩隻手曲在下面，像小狗的爪子。他是用壓碎了的腕子趴着的，他的兩條腿從身上扭到錯誤的方向，脚尖碰住了屁股；他的肩膀歪成了駝子。他們把衣服從背後扯上來蓋住頭，免得燙傷了。

看見了這個景象，吉美，臉都嚇白了，不得不跪了下來，彷彿突然祈禱似的。其他的人打算把姜內搬開；但是，第一個人碰着他的身體就馬上嚇得跳轉去了，因為從這稀泥糊塗的一堆裏，

發出姜內·辜古的聲音：『別碰我！別搬動我，伙計們！』這句話之後，發出了一連串上氣不接下氣的呻吟，又委曲得成爲喘氣的聲音，斷斷續續。這一切，都是從一堆血肉底下透出來的。他的臉在哪兒呢？在地上，緊貼在地上；地把他的言語吞進去了，他滿嘴都是塵土。

這會兒已經有人把蒸汽閉上了，他們站在那兒看着他。他似乎把頭轉動了一下，他們看到他一隻閃光的眼睛對着他們閃了一下光。『姜內，』有一個問道，『你還好吧？』但是這位問話的人忽然對自己的問題害怕起來，趕緊退開，不敢聽到回答。『求求你，伙計們，』姜內·辜古說話了，『別搬動我。我想我的背已經折斷了。我這樣猜想啊。』

血在他身子底下，像頑童似的聚集起來了，開始順着地上一條痕跡流，曲曲折折的，彷彿是有目標的，它流得這麼快嘛。這真怪，不然爲什麼呢？他們想拿腳把下一條痕跡踩住，堵着它，不讓它再往前流，叫它停住。

外面，從遠處逐漸到了近處，電笛叫，彷彿說，『來啦，來啦』，於是他們開始從姜內身邊一步一步地挪開，姜內那隻能動的眼睛對他們一跳一跳，他們一起走了出去，迎接救護車。『別走開，伙計們，』他大叫，聲音響得嚇人。他們連忙解釋：『我們這樣是爲了趕快迎接救護車，不是別的……』

救護車在車間門口停下來。因爲車上只有司機一個人，兩個工人就抬了担架。抬到的時候，姜內叫起來了：『不！別搬動我！別碰我的背！』他們住了手，不知道怎麼樣才好，他又低聲解釋

說：『你們那樣一動，就要把我的背弄壞的，要壞一輩子，懂不懂？拿床毯子來，』他接着說。『把我抬到毯子裏，求求你們，伙計。去拿毯子去吧，沒關係，我可以等一等的。你們去吧。』

於是有一個人跑到救護車上去拿毯子，其餘的人靜靜地站在姜內跟前，一種自覺心落在他們身上，彷彿他的眼睛叫他們難以爲情似的。吉美，姜內最親密的老朋友，想起了一件事，幾乎要發出解圍的狂呼：他摸出一支煙來，腳在自己嘴裏抽燃了，但是當他走近了姜內，他却說不出話來了。姜內的嘴在哪兒呢？他只得把煙扔到背後，設法擋住煙頭上像眨眼睛似的亮光。

那個取毯子的人回到了車間，大家都擁上去接他——無一例外；他們像烏鴉捧鳳凰似的把這個人迎了過來；大家把毯子鋪在地上。他們怎麼樣才把他抬上去呢？『輕輕地，』他請求，『輕輕地把它從我身子底下梭過去。』他們跪了下來，小心地把毯子從他身子底下一寸一寸地梭過去，好不容易，他身子像鑄到土裏去了似的。

他緊緊地屏住氣，漏出來的彷彿只有血；一會兒，他屏不住了，他高聲狂叫起來，地上的塵土又噙了他的喉嚨，每逢他們忽然把他掀起來一點點，塞過去一點點毯子，他都大叫。有一隻神經不安的手鬆掉了，大家又等着他再抓住。最後，輕輕地，他們把他抬起來了，直累得一身大汗；他們感覺到毯子繃得緊緊的重量，攔住了他們的膀子，並且像個鉤子鉤住了他們的腦筋。外面正在下雨；吉美把上衣脫了下來，蓋到他血跡模糊的臉上。

『拿開！拿開！』吉美拿開了之後，聽見那此刻蒼老了，但是聽來熟悉，而仍然開着玩笑的